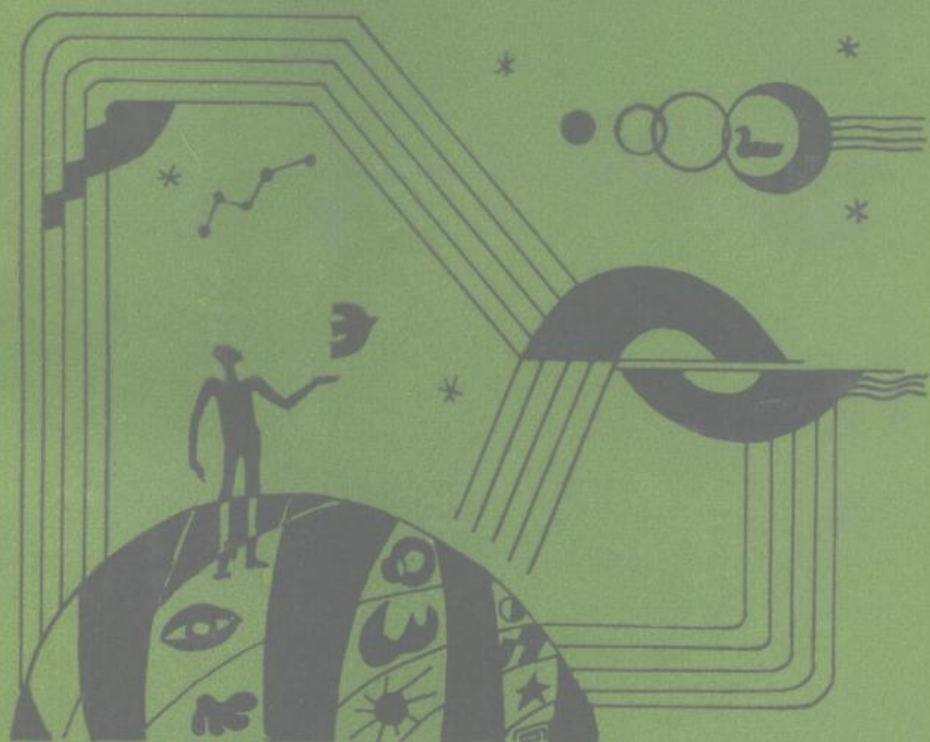


开放丛书·思想文化系列

[美]李维著 谭振球译 许剑秋 戢羽校

现代世界的预言者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现代世界的预言者

〔美〕李 维 著 谭振球 译

许剑秋 戢羽 校

黑 龙 江 教 育 出 版 社

1989年·哈尔滨

现代世界的预言者

〔美〕李 维 著 谭振球 译

许剑秋 耿 羽 校

责任编辑：张文达 戴克非

封面设计：黄 楠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沈阳市第六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3.5·插页2·字数280千

1989年6月第1版·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 7-5316-0409-4/C·10 定价：4.00 元

（取得重印权 限国内发行）

目 录

第一部分 问 题

第一章	多元性与分裂·····	(1)
第二章	理性和非理性·····	(42)

第二部分 预 言 者

第三章	柏格森：人的创作性·····	(85)
第四章	斯宾格勒与汤恩比：历史和命运 ·····	(143)
第五章	弗洛伊德和他的门徒：精神的生活 ···	(219)
第六章	雅斯贝尔斯和萨特：抉择的戏剧 ·····	(286)
第七章	怀海德：整体的观察力 ·····	(359)

第一部分：问题

第一章 多元性与分裂

一、个人的不完善

所有西方的文化——如同伯里克里斯^①时代的希腊一样——都萦绕于对先前黄金时代的回忆。对柏拉图而言，它是亚特兰铁斯^②陆沉的时代；而在我们心目中，它是犹太基督徒^③神话特别的一部分。我们的时代并非（如同许多人所设想的）对伊甸园纯真幸福的一种愚昧的怀念，这种怀念对当代西方人是毫无意义的，但对超越洪水的诺亚^④世代的信仰却颇有意义，当是时，人类共同生活在团结与和平之中。它的精髓永远被提升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那几句意义深长的、开始的那些话里——“整个世界同属于一种语言、一种话”。

那种时刻持续得并不很久，人类的团结，语言的一致，终于不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天赋，反而屈服于人的骄傲之中，

① 伯里克里斯（495？～529B.C.），希腊政治家。

② 亚特兰铁斯岛：传说是大西洋中的一岛屿，最后陆沉海底。

③ 犹太基督徒：信奉基督的，昔日为罗马统治之南巴勒斯坦的一部分。

④ 诺亚：希伯来人的族长，在大洪水之际受上帝启示，携带家族及动物，乘方舟而幸免于难。

鲁莽地被剥削掉。因此，它受到破坏，普通的语言被混淆，人民更广泛地驱散在地面上。

当然，这故事是奇特不可解的，掺和着缘自某些希伯莱先知或古犹太的文士智慧和想象，在基督降生第一千年和第七百年之间，他们生活若干时期，但这却是现代人的悲剧象征。因为我们象诺亚的子孙一样，亦丧失了一种普通的语言和一种普通智力讨论的模式。这种丧失的性质是什么？又缘于什么原因？

人类最深广的需要是安全。一个人独特地执行一种工作，而且也自认为被取代，即从事一种使命时所意识到的安全；在家庭之中，经由对一个人的地位和责任的固定，对一个人在世代的连续中，其历史位置的一种清晰认识而意识到的安全，这些都是个体最大的满足。这种安全，在狂热的时间激流中，是他唯一的安全的停泊港。

由社会和人的关系组成的世界，其需要同智力生活范围内的需要安全是相一致的。其中，当然也会有众人要谋求克服的危险和无常。这儿也有众人要整顿、要使之安定、要有所了解的意外事故和残忍的事实。这就是科学的理论、哲学的体系，和伟大的、宗教的一种理智存在。错过每日精神生活所发生的问题，在思想的范围内，所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地的过日子是不够的。他被迫要在智力方面有所创造。

正因为它背后有“发生问题求答案”的一种顽固习性；何况，人又不满足于“多种答案”，只满足于“一种答案”呢？由于这种对智力的安全，深度心理学上的需要，于是演变成哲学方面和宗教方面对真理的追求。就人类所要叩问的真实性而言，这些只是友谊的对手。

但是，在现代世界中，这种智力的安全发现在何处呢？那不仅制作了自然界结构的图表，而且还安排好人在其中的位置，然而那个创立真理的自体在何处呢？那些界定人的情景，对人的渴望树立一种限制，而被人普遍地无异议地认定的标准在那里呢？我坚信不会被找到，而研究心理学的结果是人格的一种凹陷——空虚和无力的一种感觉，那种感受性只有当代诗人艾略特能捕获得到：

我们都是空虚的人，
我们都是浮夸自负
实际上无足轻重的人。
相互依靠着，
哎呀！头壳充满了的
尽是无价值的东西。
我们在一起耳语时，
声音都是干涩的，
好象干草上的风，
单调、无意义；
不然，就象——
在我们干涸的酒窖中
踩在破玻璃上的
老鼠的双足；

形状无形式，色度无色彩；
力量麻痹了，姿态缺乏动作。

现代世界的气氛，令人有一种要发生灾祸的感觉，人的无根，遍布的神经紧张，指出了确实的消失和情感中枢的转换。这时代两种最新奇的哲学见解——逻辑经验主义和存在主义促成了这个重大的效果——一种是使可靠的知识领域变得狭窄以致不再适合人的利害关系；另一种将悬念、焦虑、（身心交迫的）痛苦、遗弃和绝望等人的情感予以提高，而变为本体论的原则——这件事也并非偶然。

明显地，合而为一的感觉已经丧失了。巴地叶夫说：“我感到晦黯和阴影正朝向这个世界突袭来，恰如中古时代初期，在中古世纪文艺复兴前的事例一般，和过去比较，它是越发锐利得多了。”对于真正的未来，信念已经毁灭。奥德加·麦塞特说：“没有一个人知道，在不久的将来，人间诸事，会朝什么中心方向移动，因此，世间的生活，可耻地已变成临时的了。”

其实并非经常如此，在别的时代，生活结构的一贯，显然较为明晰。西方人最爱想文化统合的两个时期——古雅典城邦那种玩世的黄金时期和中古时代的另一尘世乐图。从爱奥尼亚^①背叛波斯帝国起，到苏格拉底死时为止，这一百年间文化的卓越，可说是同类中最优秀的。任何人朗诵苏格拉底的对话，倾听亚里士多德^②的一个喜剧，或注视麦隆^③的一座雕刻，都会感觉到季麦恩^④以下这几句话的真实性。

① 爱奥尼亚，小亚细亚海岸古地名，包括附近诸岛屿。

② 亚里士多德（448～380B.C.）：雅典诗人兼喜剧作家。

③ 麦隆：纪元前五世纪希腊雕刻家。

④ 季麦恩：英国政治学家。

希腊人留给后世最巨大的遗产是：他们的城邦爱国主义。第五世纪的雅典，隐藏在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事功之中，城邦是他们一切最具特色的伟绩的核心和灵感，而文学、艺术和实践力的伟大流露则远于顶点。世界上所见的，不论以前或以后的，都不能与它相比。基督降生前第四世纪，握至高无上权力的城邦终止了，它曾激起过和使人满足过的情感和热爱亦随之终止了，需现代人尽力想象再去捕获的，并非那些，而是那些阴影。

第五世纪的雅典，她智力生活的安全，起源于它在城市事多的体制中所表现的功能上。修西狄底斯^①笔下的伯里克里斯说：“我们和其他国家不同，那些坚持远离分共责任的人，并非因为缺乏大志向，却是因为无用。”苏格拉底被他同类的公民处死，或是尤利匹底斯^②在放逐中濒临死亡，都仍能想起公民批评的生活而发觉它的意义所在和重要性。因为这些人是“绝对必需的反对党”。当智力生活对社会大众或政治团体变得不可缺少的时候，它的安全便不成问题了。

政治性的国家，可能不负任何责任的权力支配者，也可能是教化力量的代班人。在伯里克里斯时代的雅典，它是教化力量的代班人。亚里斯多德，在希腊团体已经衰颓的时候，埋头写作，而反映出它最深的渴望，仍能够为同等卓越的人，一个“在城市住宿的动物”，城市生活是希腊思想根本的关系体制。

① 修西狄底斯 (471~440B.C.)：雅典政治家。

② 尤利匹底斯 (484~406B.C.)：希腊悲剧作家。

另一个伟大的文化统合——那是从第十至十四世纪中古时代的欧洲——原初并非政治而是宗教的。戴伍孚将它的精神叙述得极好：

基督教的教条和基督教的伦理，渗透到整个的人世组织中，一切的活动都会受到那些教理的影响。这些，对于在人生旅途上迈向天国的个人、家庭和老百姓的生活，赋予超自然的认可。基督教对于在同业公会属下的员工，从事兵役的全体将士、画家和雕刻家的工作室、主教座堂的建筑者、寺院、学校和大专学校……引发一种神圣的精神。”

这种值得注意的中古时代的统合特质，存在于智力生活一贯的伟大功业上，而这种一贯的智力生活，随社会结构的一贯而转移。十三世纪，经院哲学意义深长的功业，只是较深社会统合的征兆。

就西方人满意于该时代深湛的希望来看，这种值得注意的普遍相应的事实，绝不是时代的一种错误。因为，有一种为王太子、领主和执事而设的教育系统；有一种既神圣且有学术性的语文——拉丁文；有一种道德法典；有一种仪式；有一种教阶组织——教会；有一种信仰和一种背向异教以及背向异教的西方人共同的兴趣；有一种地上和天上的社团——圣者的社团；同时还有一种适于整个西方的、封建的习惯系统。

对稍后的时代来说，那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尤其是对自身的一贯和统合已经丧失，而将它先辈的一贯和统合予以传

奇化和过分强调的时代，更是如此。抑且：去查查从圣奥古斯丁到奥坎·威廉为止的西欧哲学传统，而对它根本暴况的一贯不带某种怀乡病，更是不容易的事。圣安瑟谟和亚培拉两人的气质的不同，圣多玛斯·阿奎那和圣波尼法爵两人的哲学方法不同，那是当然的事，但是，在这些不同的背后，他们说的则是一种共同的语言。一种共同的目标使他们的努力有了生气，他们分享一种共同的字，他们是希腊和基督教传统的共同的继承人。中古时代哲学的一贯，是多数人的一种联合，他们都想把他们存有的智力，赌注在五种基本的原文上——旧约、新约、亚里斯多德的规范、柏拉图的一些对话和圣·奥古斯丁的著作。

这五种基本原文的题材相当重要。它是智力統合的精髓，成为后世许多著作获致的灵感泉源。任何传统必定是有权威的，这种保证是一种假定。这说明法有几分是：我们准备去了解现代人意识方面的智力危机。因为我们的危机是一种使人昏乱的多様性问题。一个人可以阅读多少著作而采取审慎态度、而不丧失他的中心取向呢？这是曾经在一种传统的语文中陈述过的现代世界的智力问题。

在表明雅典的城邦和中古时代文化的一贯时，重要的是：要记得这些时期的每一个部门都被合摄在一种与人的质性有关哲学理论之中。希腊人理会到这种质性反映在政治生活的必然性上、反映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自然关系的必然性上。中古时代的人，理会到这种质性、是藉着搜寻一己灵魂的得救，而这种搜寻和人类的手足之情相符，自自然然地可以藉上帝的普遍创造而推知。但是，从内部去观察，希腊的自然主义和中古的超自然主义，在它们描述人的性格时，

有许多地方是相通的。古典学界最后一位，同时，也是最初一位的经院学者——包伊夏斯谈到两个人：无宗教信仰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跟在他的后面的阿奎那。还在托马斯·阿奎那说“人是一个带有一种合理性质的个体存在”时，就已准备跟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了。

我们不想牵涉包伊夏斯所介说的强调人的理性之要旨重要的是：古代和中古时代的世界；两者都拥有一幅人的个体图象，那图象并非确定的。因为在这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西方人似乎已经知道自己的质性是什么。

但是，在十四至十七世纪之间的某些时期（在顿萨和笛卡尔之间的时期），这种中止倒是真的。这种转变可以用某种不同的方式去陈述。一方面，将古代和中古时代的哲学加以识别，另一方面，现代哲学则由培根或笛卡尔着手，可以断定的是：前者主要是形而上学的，而后者则愈来愈是认识论的。古代和中古代思想家所涉及的都是“事物”。现代思想家所涉及的却是“如何认知事物”，由希腊人看来：人的质性呈现不出什么特殊的问题；但是，自然世界和它的产生，却是恒久的先入之见和怀疑的一种渊源。希腊的伦理学或柏拉图的“共和国”，由一个有辨认力的读者看来，就它的断言方面来说，似乎尽是“描述的”，而希腊的物理学和希腊的“宇宙观”物理学或“柏拉图的对话”却具有一种实验性质和推想的特性。

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来，这种情势业已倒转了。遍及整个十七世纪——如怀特海称它为“天才世纪”的——从开

普勒^①和伽利略^②时代起至牛顿^③、惠更斯和莱布尼兹的时代为止，物理的自然世界已经被制作成确定的。物质的空间关系，被赋与了数学的价值；物理过程，在这种情况的支配下产生了；物理学被设想为一种证明的科学。因此，藉欧几里得“基本原理”的几何学模式，牛顿的原理产生出来了。

但是，就在物质世界的科学成功最最使人相信的唯一瞬间，人凭藉着思想的地位才获得了的科学却开始受到怀疑了。不仅是康德在他“纯粹理性批判”之中要问——自然科学如何可能？那供给我们物理科学的人的悟性其特质是什么？从培根到黑格尔所有的哲学家——洛克^④、伯克里^⑤和休谟^⑥——都把这个真正的问题当作他们根本的出发点。因为思想是对自然认识力量的代理者，它的性质已变成哲学战场上的中心。“但是，当时，我们是什么？”笛卡尔问道，“据说是一种有思想的家伙。可是，有思想的家伙是什么呢？”

现代哲学如何回答笛卡尔的这个问题？面临与个体有关的困难问题，它采取什么立场呢？休谟的答案最具特色，也最果断，因为它是从现代实验科学的分析法之中产生出来的。他说道：

……我可以冒险地提出，断言其他的人等，只是不

① 克勒卜（1571~1630），法国天文学家。

② 伽利略（1564~1640）：意大利天文学家及物理学家。

③ 牛顿（1642~1727），英国数学家、科学家及哲学家。

④ 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

⑤ 伯克里（1665~1735），爱尔兰主教及哲学家。

⑥ 休谟（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及历史家。

同的认知的包裹或堆积而已，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迅速力量相互地继续，使我们处在不断地变迁和移动之中。除非改变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眼光不可能转向他们的凹处。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洞察力相较下，仍是易变的；所有我们其他的感觉和能力促成这种改变；并不是灵魂有什么单纯的力量，能不变地保持同样的刹那时光，思想是一种电影院，在那儿各个的认识不断地组织成它们的面貌；通过，再通过，而后消逝掉，混合在无穷状态和情景的一种多样性之中。在一个时间，其中完全没有单纯性，在不同之中也没有同一的性质；自然的倾向，不管什么，我们都可想象到单纯性及同一性质。

在希腊人的眼中：人具有一致的合理性质；对于中古时代的人而言，人具有一贯的天赋灵魂。但是，如果说休谟是对的——思想只是“不同认知的一个包裹”，那么，将那完整世界打破的文艺复兴，以及人身绝对的一贯，只是迷惑意识的一种想象。人的意识，存在于个别的精神状态之中，彼此是分开的，和任何可识别的将它们缚在一起的代理者也是分开的，休谟发现了这点，最后终于表达了当代人智力生活的危机——思想主体的破碎支离。

关于这个要点，康德对休谟的反应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他指出了笛卡尔的思想模式，不适宜于接受实验的挑战，于是断言：如果一个人把自我设想成一种极为抽象的观念，而不是经验的客体，那么，可将它认为是与自然的一切知识的整理有关的一种调整原则，因而，我们会把众多的现象联合

起来，“好象”我们的思想是一个单纯的实体，恒久不变地存在着，还具有人身的同一性质。这种想法——对认识论的问题是适合的——姑且不论是否会引起高度的争辩，但是，它在道德的领域内，必定会遇到最严重的问题。我们评估我们自身特性的这种事例——我们自身感觉到：——我们是道德抉择的中心；对最深的道德抉择，我们是能负责的；我们的人格发展和成熟，因我们的生活感日益强烈而扩大；这些与内在感觉有关的证据，是否仅凭藉在想象的、一贯的、人的自我上面呢？任何自我所显露的，只是“想象的”一贯；这种信念在心理学上会发生什么影响呢？

在现代人的思想脉络里，关于康德的解释，必然显得有些古怪而有趣。因为，十八世纪差不多集中在认知性质上面的问题，在我们的时代里，则已经掩饰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礼服之下。但是，休谟是预言者，由于在“自然的倾向”的对比上，他断言意识的破碎支离，我们可能想象得到，我们自己的单纯性和同一性质，现在，再度发生在一种真正困惑和怀疑之中，至于实验的自我的多样性社会反应，是否源于除了它的物理的，在时空方面可以公开设定的有机体之外，还具有其他统一体的背景。在现代人的想象中，这种困惑最有启发性的实例皮兰德罗^①的著作里。让我们细心倾听一下他小说里的那个英雄莫斯加大所讲的话——他正和一个朋友争辩着：

很好。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行为象形式般决定你我的实体吗？但是，怎样决定呢？为什么？行为是一

① 皮兰德罗（1867～1936），意大利小说家及剧作家。

种监狱，没有一个人能够拒绝相信的。但是，就算按照你所最喜欢的主张来说，你也会注意到当我迷说和支持那些行为）不仅是一种监狱，而且是人所能想象的最不当的一种时，注意，你不会反驳我的。

我认为现在已经证明它了。我认识台斯奥，我的知识和他的一致。我将一个实体归还给他。但你亦认识台斯奥，而你认识的那个，并非我认识的那个。我们之间的每一个人都是依照我们自己的模样去认识它的，是依照颁发给他一个实体的模样去认识它的。甚至于台奥斯本人所具有的实体之多，和我们之中各个人所认识他的一样。那等于说：台斯奥本人由我看来确实是一个个体，由你看则是另一个个体。不幸的事体正是这样，设想我们执行一个行动，我们诚然相信：我们已经投身在这个行为之中。可是，我们立刻认知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那行动仅是我们可能存在的许多人中的一个人的行动而已。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发现我们整个自身并未在行动中，就我们整个的存在说来，独独经由行动而裁决我们，是一种非常不义的行为，就如将我们吊死在木栓上，跟套上枷锁是一样的。我们开始狂乱地呼喊“但我同时也是这一个，那一个，另一个。”

真遗憾！这样多的人完全保持在行动的范围外，和它没有关系或是很少关系。更遗憾的是：那个决定作这个行动的人，那个瞬息之间发生过的实体，以后不久就完全消失了，这就是证据：我们仍然保持住对行动的回忆（如果它结果仍继续存在的话），如同一个不可解释的，身心备受极度痛苦折磨的梦幻一般。我

们有可能存在的，别的‘一个自我，十个其他的自我，完全都是其他的，在我们当中一个接着一个地站起来，问道：我们怎可能真做过这种事？可是，我们找不出一个合理解释。

这是隐藏在现代人礼服里面休谟的幽灵。你当然可以说：这只是想象，并非哲学，皮兰德罗小说中的那个莫斯加大显然正在发疯，但这种说法不大令人满意。虚构的或发疯的，莫斯加大进一步说明的这种“自我的理论”，不外乎是：对实验主义、对米德社会行为主义的支持。否认理性心理学的说法，而赞成实验的自我进化的解释，那是良好的实验主义的策略。尤其重要的是：它和西方文化的气质相合，那文化是在达尔文以后的，和十八世纪上乘、正规的门纲类目相反。但是，关于社会自我的来历，米德那种引人注目的解释就建立人身实质的一贯来说，米德的说法是否较诸康德的更为成功，那就要认真考问了。

在一个过渡时期，或者破碎支离的社会里，介于互相抵触的社会期望之间那种竞争已变成内在化了，好象介于社会角色之间的一种抵触般，备受烦恼的个人，在不堪忍受社会的重压之下，随着附和着皮兰德罗的困惑：“我真正是谁？我是一个人吗？我是一个无名的人（无名小卒）吗？我是成千上万不同的人吗？”

抛开我的信念——对于自我的来历作实验的解释是不适合的——不谈，在二十世纪之中，抛弃由米德和杜威所既定的、社会的、杰出的门类纲目，那是不可能的事。就算我们不在实验主义运动的伟大著作方面，至少也得在基本的社会